七十二家集

重纂東方大中集引

東方諸諫人王喜其易狎彼亦遂狎人主然諫超上林排突董偃即汲長孺之直豈遠過哉淺視者混列之以爲滑稽高語者傳會之以爲仙人

彼益托俳諧以儆世焉而匯
籍箴星乃顯也若夫吐辭英
偉稱是天逸令其存者大都
盡播傳誦余於拾遺記得其
寶雍一銘跋如覓碎金於沙
際耳借東孫弘書史載其目

命爾餘斷簡斷爛僅諸寒之燈下
若得金篇讀之知當軒乎濤
爲海鷗鳥也
甲子上巳汰沃子張燮識嵛
瑞桃鳩

東方大中集目錄

卷之一

疏

諫起上林苑疏

應詔上書

書

與公孫弘書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附

與友人書

序

東方大中集卷之一

漢平原東方朔曼倩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騷

七諫　王逸註

平生於國兮平屈原名也長於原壄高平曰原坰外曰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見遠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言語訥譅兮譅音澀出口爲言相答曰語訥者鈍也譅者難也又無彊輔言已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鈍復無彊友黨輔以保達已志也彊一作強淺智褊能兮聞見

又寡褊狹也寡少也偭原多才有智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謙也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門下喻親近之人也言已數進忠言陳便宜之事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已也一作數陳便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壄言懷王不察已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壄而不還也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言已伏自思念行無過失可改易也羣衆成朋兮上浸以惑上謂君也浸稍也言佞人相與羣聚朋黨成衆君稍以惑亂而不自知也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滅消也言佞臣巧奸其言順意承旨旦夕在於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心懷恐懼吞聲小語消滅其聲氣以避禍患也堯舜聖已沒兮孰爲忠直言堯舜聖明今已沒矣誰爲盡忠直也高山

崔巍兮崔巍高貌水流湯湯湯時章切湯湯流貌言已仰視高山其形崔巍而不加頹弛俛視水水流湯湯流行而不知竭自傷不如山水之性身將顛沛也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坑音岡陂池曰坑言已年歲衰老死日將至不得處國朝輔政治而與麋鹿同坑鳥獸同在將棄溝坑窮不復久矣塊兮鞠塊獨處貌匍匐為鞠當道宿夜止曰宿言己孤獨無偶塊然獨處鞠然匍匐當道而臥無所棲宿也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告古六切舉與也言舉當世之人皆行佞偽當何所告我忠信之情斥逐鴻鵠兮鴻鵠大鳥近習鴟梟鴟梟惡鳥斬伐橘柚兮柚音又橘柚美木列樹苦桃苦桃惡木言君親近貪賊姦惡之臣而遠仁賢之臣也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便平聲便娟好

貌佀原以竹自喻言有便娟長好之竹生於江水之潭被蒙潤澤而茂盛自恨放流而獨不蒙君之恩也上葳蕤而防露兮葳蕤盛貌防蔽也下泠泠而來風泠泠清涼貌言竹被潤澤上則葳蕤而防蔽芳露言上能有所覆也下則泠泠清涼可休蔭也以言已德上能覆蓋於君下能庇蔭於民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栢之異心竹心空佀原自喻志通達也栢心實以喻君闇閉塞也言已性達道德而君閉塞其志不合若竹栢之異心也往者不可及兮謂聖明之王堯舜禹湯文武也來者不可待欲須賢君年齒已老命不可待也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悠悠憂貌振救也言已憂愁思想則呼蒼天言已懷忠正而君不知犂下無有救眊我之侍究者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言已

私怨懷王用心闇惑終不覺寤令

我獨抱忠信死於山野之中而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 言己思念古者人君得道則安失道則危禹湯以王桀紂

以覽私微之所傷 傷害也言己又觀人君私愛佞諂受其微言傷害賢臣者國以危殆也楚之無極費之等斯是也

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 言堯舜所以有聖明之德者以任賢能慈愛百姓故民至今稱之也

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 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戒桓公曰豎刁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不愛其身不慈其子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傅公子子諸公子並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蟲流出戶故曰失於

專任夷吾忠晉獻惑於驪姬兮申生孝而被殃而名若也

已解於九章偷中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荆楚也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偃謚也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悟恐爲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故司馬法曰國雖强大忘戰必危蓋謂此也

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卒怒曰暴賊善曰虐言殷紂暴虐以失其位周得呂望而有天下也

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壠小曰丘大曰壠言武王脩先古之法敬愛賢能克紂封比干之墓以彰其德宣示四方也

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才敵千人爲俊淫多貌也

言天下賢俊聚集周之德也且衆朝附浸淫盛多四海並合皆同志也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言周家選賢任士官得其人法令修理故幽隱之士皆有芬名也苦衆人之妒予兮言己忠若楚國衆人妒我忠直欲害已也箕子寤而佯狂箕子紂之庶兄見比干諫而被誅則被髮佯狂以脫其難也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内傷言已欲效箕子佯狂而去不顧楚國之地貪忠直之名念君闇昧心爲傷病怫鬱而傷病也聯蕙芷以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言仁人聯結蕙芷芬芳之草服之於身過鮑魚之肆則失其性而不芬香也以言已積累忠信爲讒人所毀失其忠名也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謗訕也攘排也言正直之臣端其心志欲以輔

君又爲讒人所譖諭身見排逐而遠放也世俗更而變化兮而一作以伯夷餓於首陽言當世俗人皆改其清潔化爲貪邪當若伯夷餓於首陽而身死功名也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叔齊伯夷弟也言已獨行廉潔不容於世雖饑餓而死幸若叔齊久而有榮名也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言讒佞陳列在側則使君不聽明也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言忠臣正其心欲諫其君讒毀在旁而不敢言也秋草榮其將實兮其一作而微霜下而夜降微霜殺物以喻讒諛言秋時百草將實微霜夜下而殺之使不得成熟也以言讒人晨夜毀已亦將害已身使其忠名不得成也商風肅而害生兮商風西風肅急貌一作肅肅

百草育而不長言秋氣起則西風急疾而害生物使百草不得育長言君令急促剋傷百姓使不得保其性命也衆並諧以妬賢兮孤聖特而易傷言衆佞相與諧同以妬賢者雖有聖明之智孤特無助易傷害也易去難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上曰隱寶曰藏言已懷忠信之計不得列見獨處巖穴之中隱藏而已成功隳而不卒兮隳壞也子胥死而不葬言子胥為吳伐楚破郢謀行功成後以讒言賜劒棄死故言死而不葬也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言當世之人見子胥被害則變心從俗以承上意若風靡草羣聚成行而羅列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偽進而得當言信直之臣被讒譖毀而身敗棄虛偽之人進用在位而當顯

微逆追悔過之無及兮之一作而無一作不豈盡忠而有功言君進用虛偽之臣則國傾危追而自悔亦無所及也已欲盡忠直之節終不能成其功也豈一作縱

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言在位之臣廢先王之制度務縱私邪背夫公正爭欲求利也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言己執守清白而死忠直終不變節惜年齒尚少壽命未盡而將夭逝也

舫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大夫方舟士特舟矇僮矇也言我將方舟隨江而浮冀幸懷王闚其矇惑之心而還己也痛忠言之逆耳兮悢申子之沈江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申故號為申子也哀痛忠直之言忤逆君耳使之志怒若申子諫吳王殺而沈之江流也願悉心之所聞兮

心一作介遭值君之不聰悉其由聽達門聰言己欲盡忠竭節開陳列政事遭值懷王闇不聰明而不己納也不開寤而難道兮道一作導不別橫之與縱經曰橫緯曰縱言君心常蔽而不可開寤諮以政道尚不別錯布經緯橫縱不能知賢愚亦明矣聽奸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言君好聽邪說之臣虛言浮詭以自誤亂將絕國家累世久長之祿也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言君為政滅先聖之法度而不施用背棄忠直之臣以自傾危離憂患而乃寤兮離一作罹若縱火於秋蓬蓬蒿也秋時枯槁言君信任佞諛不慮艱難卒遭憂患然後乃覺若放火於秋蒿不可救制也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言君施行業以失道身將

危殆尚復論國之禍凶豈不曉哉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言彼讒佞相與朋黨並食重祿獨行忠直之士當復何望安窮困也日漸染而不絜兮猶積爲漸汙變爲泆秋毫微哉而變容銳毛爲毫夏落秋生言君用讒邪日以漸染隨之變化而不自知若秋毫更生其容微眇而日長大也

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咎過也言車載衆輕之物以折其軸而不可乘其過咎由並參雜載衆多之故也以言國君聽用羣小之言則壞敗法度而自傾危也

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言已心清潔不能久居濁世故赴湘沅之冰與流澌俱浮恐遂乘波而東入大海也懷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礫小石也言已所以懷沙負石甘樂死亾

自沈於水皆不忍久見

懷王壅蔽於讒佞也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沈沒也淖溺也俗岭峨而嵾嵯岭與岑同岭峨嵾嵯不齊貌言時世之人沈沒財利用心淖溺不論是非不別忠佞風俗殽參高下嵾嵯賢愚合同上不任賢化使然也清泠泠而殲滅兮殲音尖清泠泠以喻潔白殲盡也滅消也一云而日殲兮溷湛湛而日多湛讀作沈溷湛湛喻貪濁也言泠泠清潔之士盡棄銷滅不見論用貪濁之人進在顯位日以滋多梟鴞既以成群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言貪狠之人並進成群廉潔之士斂節而退也蓬艾親入御於牀笫兮笫音姊笫牀簀也以喻親密馬蘭踸

踦而日加踦音逆踔音卓馬蘭惡草也踦踔累長貌也加盛也言逆蕭蔽艾入御房中則馬蘭之草踔踦累長而茂盛也以言佞諂見親近則邪僞之徒踴躍而欣喜也棄捐葯芷與杜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言棄捐芳草忠正之士當柰世人不知賢何一云余柰夫何世不知芳何一云余柰夫不知芳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險戲猶言傾危也言周家建立德化其道平直公方所履無失而言蕪穢傾危者心惑意異也以平直爲傾危則以忠正爲邪枉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高陽無故而委塵兮高陽帝顓項也委塵坋坐也言帝顓項聖明克讓然無故被塵翳言與帝共工爭天下也唐虞點灼而毀議點汙也灼灸也猶身有病人點灸之言堯舜至聖道德擴被尚點灸謗毀言有不慈之過卑父之累

也

誰使正其真是兮 言佞人妄論以善爲惡乃非訕聖王當誰使正其真僞乎已以忠被罪罔其咎也

雖有八師而不可爲 八師謂禹稷卨皐陶伯夷伯益夔也言雖有聖賢之臣八人以皐爲師傅不能除去虛僞之惑平疾讒之辭也

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 言皇天保其高明之姿不可踰越也后土持其久長不可斷絕也賢人守其志分亦不可傾奪也一云不可輕脫

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 玄英純黑也以喻貪濁言己被服芬香履修潔白偏與貪濁者異行不可同趣也

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 媞音提西施美女也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也

嫫母勃屑而日侍 嫫母醜女也勃屑猶嫳媥膝行貌言西施媞媞儀容姣好屏不得見嫫母醜惡反得嫳媥而侍左右也以

言親近小人斥逐君子也桂蠹不知所淹留兮桂蠹以喻食祿之臣也言桂蠹食芬香居高顯不知留止妄欲移徙則失甘美之味亡其處也以言眾臣食君之祿不建忠信妄行佞諂亦將失其位喪其所也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終以困苦而癯瘦也以喻己修潔白不能變志易行以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處涽涽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涽音泯言己居溷濁之世無有達我清白之志也一云今安達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眾人之所識識知也言己心懷忠正之志欲遠去以求賢人君子固非眾人所能知也驥躊躇於弊輂兮輂音踘躊躇不行貌遇孫陽而得代孫陽伯樂姓名也言眾人不識騏驥以駕敗車

則不肯通過自樂知其□□□代之則□逆

聖流名德也以言仁人□□□也□□遇明□

建道流化垂功業也 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

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 指解於離騷經

路室女之方桑兮 路室客舍也 孔子過之以自侍 言孔

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 吾獨乖剌而無

當兮 乖差也剌邪也 心悼怵而耄思 耄亂也九十曰耄言吾貧賤皆有遭

遇我獨乖差與時邪剌故心中自傷怵惕而思志爲耄亂 思比干之恲恲兮

恲恲忠直之貌恲音平 哀子胥之慎事 子胥臨死曰抉吾兩目置吳東門以

觀越兵之人也死不忘國故言慎事也 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

以新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斮。斮音斫斷

昔卞和得寶玉之璞而獻之楚厲王，厲王使玉之，以為石，王怒斷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復獻之，武王不察，親又斷其右足。和方抱璞泣於荊山之下，悲極血出，於是暨成王乃使玉人攻之，果得美玉，世所謂和氏之璧也。或曰兩足畢索，索盡也。以言玉石易別，於忠佞尚不能知，已之獲罪，是其常也。

小人之居勢兮，志狹智少，爲小人也。視忠正之何若。言小人智少慮狹，苟欲承順求媚以居位勢，視忠正之人，當何加乎？甚於草芥也。

改前聖之法度兮，前一作先。喜囁嚅而妄作。囁嚅，小語謀私貌也。言小人在位，以其愚心改更先聖法度，背違仁義，相與耳語謀利，而妄造虐偽以讒毀賢人也。

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爲醜惡。讒諂爲訟謂

好女也言君親信讒諛之臣斥逐忠直背先聖法度衆人譊譊之訟以好爲惡心迷意惑不自知也

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 言君近諂諛者而信之蔽遠賢者言不見用誰能當知己之清白彼之貪濁也

卒不得效其心容 卒一作來

安眇眇而無所歸薄 薄附也言已放流不得內竭忠誠外盡形體東西眇眇無所歸附也

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 言已專壹忠情竭盡耳目之精明欲以助君而爲佞人之所壅蔽不得進也

年既已過太半兮然輡軻而留滯 輡音坎軻音柯輡軻不遇也言已年已過五十而輡軻沈滯卒無所逢偶也

欲高飛而遠集兮恐罹罔而滅敗 罔以喻法言已欲高飛遠止他方恐遭罪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

獨寃

邈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壽命天也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依，保也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徑一作遂寧為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言己思委命於江流，沈為泥塗，不忍久見貪濁之俗也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士一作者廉方正而不容言時貪亂者眾，賢者隱蔽，廉正之士不得容於世也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飤音飼。已解於九章中。一云推自割而飼君兮行明白而日黑兮荊棘聚而

成林荊棘多刺以喻讒賊言已修行清白皎然目明而讒人聚而蔽之謂之暗昧使不得通也

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廡序之東廡爲東廂以言賢者棄捐閭巷小人親近左右也蒺一作梨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相朋一作在位朋一作明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言小人相聚而論議賢智隱而深藏也願壹往而徑逝兮壹或作一道壅絕而不通言已思壹見君盡忠言而途徑去障蔽於讒佞而不得志也

悠思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言已放在山澤心中愁悲

無所告愬長歎悲而已

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言己自念懷抱忠誠履行清白內不慙於身外不媿於人志愈堅固不衰懈也

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言己放在山野滿三年矣歲月逝促去若頹下年且老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待放三年君命還則復無則遂行也

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憐一作怜

冀一見而復歸言己自憐身老不足以終志意幸復一見君陳忠言還鄉邑也

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咸池天神也言己自哀不能脩人事以見愛於君竊祿命於天委之神明而已

身被疾而不閒兮閒差也

心沸熱其若湯言己脩行仁義身反被病而不閒差憂道不立心中怛然而氣熱若湯之沸也

冰炭不可以

樹蓝兮蓝借也吾固知乎命之不長言冰見炭則消炭得冰則滅以喻忠佞不可並處則相傷害固知我命之不得長久將消滅也一云固知介命之不長一云云吾乎固知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自哀惜死年尚少也悲不反余之所居兮一本不下有得字恨離予之故鄉不得歸郢見故居也鳥獸驚而失羣兮飛者爲鳥走者爲獸猶高飛而哀鳴言鳥獸失其羣偶尚哀鳴相求以刺同位之人曾無相念之意也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眞情眞情本心也言狐狸之死猶嚮丘穴人年老將死誰有不思故鄉乎言已尤甚也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俞好言舊故忠臣日以疏遠讒諛新人日

逝而見親也一云新人愈近而日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言衆人誰能有執心正行於杳冥之中施於無報之人乎言皆苟且而行以求利也若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言已患苦衆人皆行苟且故乘風而遠去也淩恒山其若陋兮淩乘也恒恒山北嶽也陋小也聊愉娛以忘憂言已乘風登高山以爲庳小陟險猶易聊且愉樂以忘悲憂也愉一作婾悲虛言之無實兮讒言無誠君不察也苦衆口之鑠金已解於九章中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襟言已遠行猶思楚而悲泣也厭白玉以爲面兮厭著也懷琬琰以爲心言已施行清白心面若玉內外相副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

而外淫淫潤也言讒邪之言雖自內感已志而猶不變玉色外潤而內愈明也何青雲之流瀾兮瀾一作瀾微霜降之濛濛濛濛盛貌詩云零雨其濛言讒佞人羣聚造作虛辭君政用急天旱下霜則害草木傷其貞節也徐風至而徘徊兮而一作之疾風過之湯湯風為號令言君命寬則風舒風舒則已徘徊而有還志也令急風疾則已悍遽欲急去也一云疾風舒之湯湯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藩藩蔽也南國諸侯為天子藩蔽故稱藩藩也一本無樂而二字至會稽而且止會稽山名也言已聞南國饒樂而欲往至會稽山且休息也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韓衆仙人也天道長生之道也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為旌旌旗也有綷為旌也一云

載虹霓而爲旍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言極疾也

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不知所之也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羣而遠舉舉去也言苦見俗人多言無信不可據任故願離衆而遠去也

登巒山而遠望兮巒小山也一云登巒無山字好桂樹之冬榮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水也一云好桂茂而冬榮

觀天火之炎煬兮音陽聽大壑之波聲大壑海水也言已仰觀天火下觀海水心愁思也引八維以自道兮天有八維以爲綱紀也一以含沆瀣以長生言已乃攀持八維以自導引含沆瀣之氣以不死也居不

樂以時思兮以一作而一云思時食草木之秋實秋實謂棗栗之

屬也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爲室（言飲食潔清所處芬香也）雜橘柚以爲囿兮（囿一作圃）列新夷與椒楨（雜聚衆善以自修飾也）鵾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言鵾鶴鵾鶴大鳥猶知賢良哀惜已之履行正直而不施用也）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言己自哀生時辭命好行公正不與君合憐傷楚國無有忠臣國家多憂也）內懷情之潔白兮（潔一作貲）遭亂世而離尤（言己懷潔白之志以得罪過於衆人也）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言衆人惡明正之直士以君闇昧不知用

之故也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言讒佞害已使明君放逐忠臣上下分離失其所也泝汨羅之湘水兮汨水在長沙羅縣下注湘水中知時困而不反言已流身汨水終不還楚國也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遂去而流遷也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宿伏巖穴也言已修德不用欲伏巖穴之中以自隱藏也從水蛟而為徒兮與神龍乎休息自喻德如蛟龍而潛匿也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已所居處魂偃蹇難上欲去之也含素水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既遠素水白水也言雖遠行不失清白之節也哀形體之離解兮解一作懈神罔

兩而無舍兩兩無所據與名舍止也言哀身體雖離遠行顧徐猶豫兩兩無所據依而舍止也惟椒蘭之不反兮椒子椒也蘭子蘭也魂迷惑而不知路言子椒子蘭不肯反己魂魄迷惑不知道路當如何也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言願設陳己行終無過惡雖身沒名滅猶自樂不改易也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國將危亡失賢之故也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瞀悶也迷惑也言己遭遇亂世心中煩惑不知所行也念私門之正匠兮匠教也遙涉江而遠去言己念眾臣皆營其私相教以利乃以其邪心欲正國家之事故已遠去也念女嬃之嬋媛兮涕泣流

乎於悒於悒增歎貌也已解見離騷經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言亦無所復還也一云吾其何及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言已復清白其志如水雖遇棄放猶志仰高遠而不懈也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言已哀楚有高丘之山其岸峻險赤而有光明傷無賢君將以阽危故沈身於湘流而不還也

哀命

怨靈脩之浩蕩兮已解於離騷經夫何執操之不固操志也固堅也言已念懷王信用讒佞志數變移而不堅固也悲太山之爲隍兮隍城下池也易曰城復于隍也孰江河之可涸涸塞也言太山將顛爲池以喻

君且失其位用心遠或過惡已成若江河之決不可涵塞也 願承閒而效志

兮恐犯忌而干諱 所畏為忌所隱為諱干犯也言已願承君閒暇之日將竭劾忠言恐犯上忌觸衆人諱而見刑誅也 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

而自悲 怊悵恨恨貌也言已終撫我情寂寞不言然怊悵自恨心悲毒也 玉與石

而同匱兮 匱匣也 貫魚眼與珠璣 圓澤為珠廉隅為璣以言君不知賢愚忠佞之士猶雜魚眼與珠璣同貫而不別也 駑駿雜而不分兮 駑鈍馬也良馬為駿也 服罷牛而驂驥 左棘為服外騑為驂言君選上用人雜用駑駿不異賢愚若駕罷牛驂以䮄驥才力殊也罷音皮 年滔滔而日遠兮

滔滔行貌 壽冉冉而愈衰 自傷不過年衰老也 心悇憛而煩冤

兮悇音徐憛音覃悇憛憂愁貌也趦趄擂而無冀趦辭也趄擂不安也言已

自念年老心中悇憛趦擂不安終無所冀望也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

榘而改錯邦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

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

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皆已解在九辨不量鑿而正枘

兮恐榘矱之不同已解於離騷經也不論世而高舉兮

恐操行之不調調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高舉清白之行恐不知於俗而

見憎於累也弧弛而不張兮弛解孰云知其所至言弧

弓雖強弛而不張誰知其力之所至乎以言賢者不在職位亦不知其才德也無傾危

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言遭無傾危之難則不知賢士之伏節死義也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群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弧戾也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爲賢進富以爲能故君之正法將戾不用衆皆背公而鄉私也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明堂布政之宮也言忠直之士隱身辟匿讒諛之人反登明堂而爲政也棄彭咸之娛樂兮言棄彭咸清潔之行娛樂之風俗則爲貪佞也滅巧倕之繩墨言工滅巧倕之繩墨則枉直失其制也言君背先王之法則自亂惑也菎蕗雜於叢蒸兮枲翮曰叢燔竹曰蒸言持菎蕗香直之草雜於廝蒸燒而燃之則不識於

物也以言取忠直棄之林野亦不知賢也一云覓蔬雜於廢蒸　機蓬矢以射革
矢箭也言張強弩之機以蓬蒿之箭以射犀革之盾必摧折而無所能入也言使愚巧任政必
致敗亂無所能成也　駕蹇驢而無策兮　蹇跛也策箠也　又何路之
能極　極竟也言君任駑頓之臣使在顯職如駕跛蹇之驢又無鞭箠終不竟道將傾覆也
以直鍼而為釣兮　釣一作鈎　又何魚之能得　言君不能以禮
徵聘請賢者猶以直鍼釣魚無所能得也　伯牙之絕弦兮　伯牙工鼓琴也　無
鍾子期而聽之　鍾子期識音者也言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肯復鼓以世
無知音也言已不遇明君識忠直者亦坐鉗口而不語言也　和抱璞而泣血
兮　一云和氏　安得良工而剖之　和卞和也剖猶治也已解於上篇　同

音者相和兮謂清濁也同類者相似謂好惡也以言君者明則潔白之士進君闇昧則貪濁之人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飛鳥號其群兮鹿鳴求其友同志為友言飛鳥發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群而呼其儔鹿得美草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叩擊也彈抉也宮角五音也言叩擊五音各以其群感而相應也以言君求仁則仁至脩正則下直也一云叩宮而商應彈角而徵動虎嘯而谷風至兮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也以言君脩德行政則百姓隨而化也龍舉而景雲往龍介蟲陰物也景雲大雲而有光者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陞天則

景雲覆而狀之喻其類也言君好賢士則英俊往而並集也

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言鳥獸相呼實能相感無不應其類而從其耦也傷君獨無精誠之心以動賢也一云音聲而相和兮一無言及也字

夫方圜之異形兮一云大勢圓一作圓勢不可以相錯言君性所為不與已合若方與圓不可錯雜勢不相安也

列子隱身而窮處兮列子古賢士也世莫可以寄託言列子所以隱伏不仕而窮處者以世多詐偽無可以寄命託身也以一作與

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翔翔而無所薄已解於九辨也

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言已履貪濁之世終不得展其志意但甘處巖穴之中而隱伏也

欲闔口而無言兮

嘗被君之厚德闔門也言己欲閉口結舌而不復言以嘗被君之厚祿故不能默也獨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言憂愁之無窮也

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詞思一見君而陳忠言也

不及君而騁說兮騁馳也世孰可為明之言己不及賢君而騁極忠說則時世闇蔽無可為明與偽也

身寢疾而日愁兮寢臥也情沈抑而不揚言己身被疾病臥而愁思自傷忠誠沈抑而不得揚達也

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言當世之人無可與議事君之道者哀我精神所志而不得通於君也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孔孔雀也一云鸞孔鳳皇畜鳧駕鵝一云畜鳧駕鵝雞鶩滿堂壇兮高殿敞揚爲堂平場廣坦爲壇鼃黽游乎華池黽蝦蟇也華池芳華之池也言君推逐孔鳳斥逐賢智者養鵝鶩親近小人滿於堂庭鼃黽喻讒諛弄口得志也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要褭音腰一作騕鉛刀進御兮遥棄太阿要褭駿馬太阿利劒也言君放遠要褭英俊之士而駕橐駝任使罷駑頑朽之人而棄明智之士也拔搴玄芝兮玄芝神草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橘柚美木也苦李旖旎旖旎盛貌也言君乃拔去芝草賤棄橘柚種植芋荷養育苦李愛重小人斥逐君子也甂甌登於明堂兮甂甌瓦器名也周鼎潛乎深淵周鼎夏禹所作

鼎也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是爲周鼎言傀偉之器發明堂周鼎反藏于深淵之水言小人在政賢者隱匿也

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古往今效姤忠直而不肯進用我何爲獨怨今世之人乎自開之詞

東方大中集卷之二

漢平原東方朔曼倩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詩

據地歌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誡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

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
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群累生孤貴
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
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嗟伯夷

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
孤竹於首陽東方既以伯夷為拙又曰不若從孤竹於首陽似覺語意相反但此歌實出
誤改

聯句

柏梁詩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

日月星辰和四時 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 梁王孝王武

郡國士馬羽林材 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 丞相石慶

和撫四夷不易哉 大將軍衛青

刀筆之吏臣執之 御史大夫倪寬

撞鐘伐鼓聲中詩 太常周建德

宗室廣大日益滋 宗正劉安國

周衛交戟禁不時 衛尉路博德

總領從宗柏梁臺 光祿勳徐自爲

平理清讞決嫌疑 廷尉杜周

脩飾輿

一作車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溫舒陳粟萬石揚呂一作筥箕大司農張成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蠻夷朝賀常舍其典屬國柱枅欂櫨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兔張罘罳上林令齧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疏

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

產以西都涇渭之南非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

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豹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

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應詔上書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書

與公孫弘書

蓋聞爾蘇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為初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自數哉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廄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 附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瑣怡然長笑顧若千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序

十洲記序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於文綱之內抑絕俗之道擯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徜徉威儀也曾隨師之主履行非至朱陵扶桑之闕淵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

周流六天涉歷八極於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栖廣霞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輿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論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王卒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

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儀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

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
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
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
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
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
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
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
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

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

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
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
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
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
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
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
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
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
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

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

位衆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死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

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當爲也臣愚竊以爲過
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此之謂也

設難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

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威震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

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竝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

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斂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鵬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

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驃騎難

千將莫邪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綠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

頌

旱頌

維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酆淳滃曈曈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群生悶懣而愁憤隴畝枯槁而允布壞石相聚而爲害農夫垂拱而無爲稗其榖飢而下游悲壇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濟

銘

寶甕銘

當黃帝時馬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不竭謂之寶露舜遷寶甕於衡山故山有寶露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地下至秦始皇延汨羅之流爲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在舜廟之堂前不知年月至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

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

附錄

東方朔傳　　漢班固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

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

脯者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
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
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
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爲隱
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
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
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
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
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

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
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
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
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
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
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
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
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

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黄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兎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

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廼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廼使大中大夫

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
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
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
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
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是日因奏泰階之
事上廼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
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
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

王卒昭平君曰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
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
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
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
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
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
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
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

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

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内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

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大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

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先狗馬塡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

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廼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廼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廼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

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鶩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

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簒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思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

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

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

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候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

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
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
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
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
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
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
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
而朔嘗至大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皐郭舍人

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

故賢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

附著之朔故詳録焉

東方瞻辭詼諧倡優譏兆扞偃正諫舉鄙懷肉

汪㳿泡張洸浮遊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生小傳

漢褚先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覽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

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

之生作答於是詔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閤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

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帛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

列仙傳　　漢劉向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東方朔別傳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讖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笞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

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王公啖兒以丹栗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腳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精也

吾郤食吞氣已九十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
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
剝骨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東方朔長
事漢武帝爲太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朔
狎昵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
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
有春生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烏欲下地食
此草羲和以手掩烏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
烏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問子何知之朔曰小

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丈無所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簟要臣入雲韍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薦蛟毫之珍褥以百蛟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窗綈紈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

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常游昊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卽其源也出甜波樹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群臣年百歲者須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

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振而已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歲一濕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

仙人寧封嘗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剉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中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藉足則入水不沉朔又嘗東遊結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淸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反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名步

景駒朔曰自馭之如駑馬褰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馬馬立不饑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群臣其得

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嘗見彗星
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
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飛
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
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太王
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
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
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
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

不樂太平廣記

東方朔畫像贊　　晉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

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算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哉百又以先生嘘

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
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
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
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
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辭曰嬌嬌先生肥遯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
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
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
處儉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

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
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
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
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
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
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
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東方朔至清　　魏嵇康

外以貪汚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攖所欲不足無嘗

東方曼倩　　唐吳筠

東方稟奇象淪世隱廊廟棲心抱清微混跡祕光耀玄覽寄數術納規在談笑賣藥五湖中還從九仙妙

東方朔　　宋王安石

平原狂先生隱翳世上塵材多不可數射覆亦

絕倫談辭最詼怪發口如有神以此得親幸賜

予頗不貧金玉本光瑩泥沙豈能埋時時一悟

主驚動漢庭臣不肯下兒童敢言詆平津何知

夷與惠空復忤時人

東方曼倩行　　明　王世貞

孝武帝時有東方生長九尺餘月請一襲粟不能竝侏儒用奇釣上聞待詔始離公車若纔多巧中往往解上頤舌折郭舍人賤止館陶兒拔劍割伏肉殿上或小遺怪哉辨泰獄騶牙表降夷歌鄭必終雅為訣不廢直偶爾乞大官無官意亦得上賜頗不貲梁肉金錢帛悉送宛若家相與行交接海鷗一世主兒戲諸王公首陽呼為抽柱下始云工寧學公孫丞相脫粟不令春

厨車載渭橋巫蠱滿東宮揮手謝世人脫身白雲中

東方曼倩　明張燮

曼倩洗紫水游言戾漢廷嘲笑狎觜乘何况公與卿懷肉希嬿婉射覆類縱横侏儒那得知贋濁文逾清

遺事

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方朔軒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浮源丹瀨之水赤色西過洞岺得滄淵虬子靜海遊珠洞岺在虞淵西洞冥記

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刀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以手中化爲鵲赤色飛去雲中洞冥記

漢武帝宴於未央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于此帝感之旣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

弦歌聲前聚上翁及于少數人絲弄素帶纓佩扶銲皆長八九寸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濡濕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命列案前問曰聞水底奏樂爲是君耶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齋樂來其最長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眺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悦舉

觴曰不德不足當雅貺老翁等並起拜受爵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此何物曰東方生知之耳老翁又命取洞穴之寶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以獻帝甚愛玩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

此事又服朔之奇識幽明錄

漢武帝見伯夷叔齊像問東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何謂愚朔曰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彼徂遊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惘然

武帝好方士朔曰陛下所使取皆天地間藥不能使人不死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天何可至朔曰臣能上天願得一人為驗上遣方士

與俱辭而行日過諸侯傳飲方士晝臥朔遽呼曰若極久不應我何耶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乃具以聞上問朔朔謂天上物不可稱原上以爲面欺詔下獄左右方提去朔泣曰使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曰天公問臣下方何衣臣曰衣蠶蠶何若臣曰蠶喙頿頿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慢使使下問還報名曰蠶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欲喻我止方士也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大笑

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殿檻呼朔曰叱叱朔來朔來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

林也曰朔來朔來者褒也叱叱者四十九上大
笑賜帛十匹外傳

武帝東遊至函谷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狀象
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動而不徙東方朔請
酒灌之灌數十斛而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怪
哉憂患之所生也此必秦之獄地不然罪人徒
作地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
于此乎搜神記

武帝時有獨足鶴人以爲怪東方朔曰此山海

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然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尚書故實

武帝時未央宮前鐘無故自鳴召待詔王朔對有兵氣上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居三日南郡太守上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疋

武帝坐未央前殿天雨新止朔執戟立殿陛逕指獨語上呼問之朔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

枝上東向鳴上遣視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朔曰風從東來鵲尾旁風則順背風則蹷必當順風而立故知東向鳴也新雨生枝滑枯枝澀故立枯枝上上大笑賜帛十疋

武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日閉左目開右目氣絕乃蘇武帝使人問所行何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劉根別傳

武帝忽見一坑深不知幾丈以朔多智使往視之朔曰坑深一百二十丈何以知之朔曰臣到

以大石投坑中傾耳而聽久久乃聞嘐嘐有聲
九九八十一六十六八三十六臣以此知之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
旁曰是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
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
之三當死
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叩道邊門不知室
主姓名呼不應朔復往見博勞飛集李樹上朔
謂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博勞汝呼當應室中

果姓李名博物出與相見即入取飲與之

朔門生三人俱行乃見一鳩一生曰今當有酒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也三生皆到須臾主人出酒安樽於地而覆之訖不得酒乃問其故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故知酒酸鳩飛去所集枝折故知不得飲之

西王母曰東方朔爲太山仙官太山使至方丈助三天司命朔但務山水遊戲擅弄雷電激波

揚風風雨失時（漢武內傳）

有獻不死藥者帝以示朔朔遽吞之帝怒欲誅朔朔曰使藥果驗陛下縱殺臣不死若能死臣則藥乃死藥非不死藥也帝笑而置之

漢武對群臣曰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八百歲果如陛下言則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面長丈餘矣帝大笑（別傳）

集評

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曰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 文心雕龍

東方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之妙達旨以下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矣 洪邁

諫止上林苑一疏宏贍古雅乃兩京諫書第一 徐中行

糺謬

近刻東方集歷載諫止董偃入宣室劾董偃罪狀臨終諫天子及侏儒對化民有道對劇武帝對劇群臣對伯夷叔齊對善哉瞿所對上天子壽上壽謝過割肉自責皆出當時口語原非筆錄今具刪歸本傳及遺事